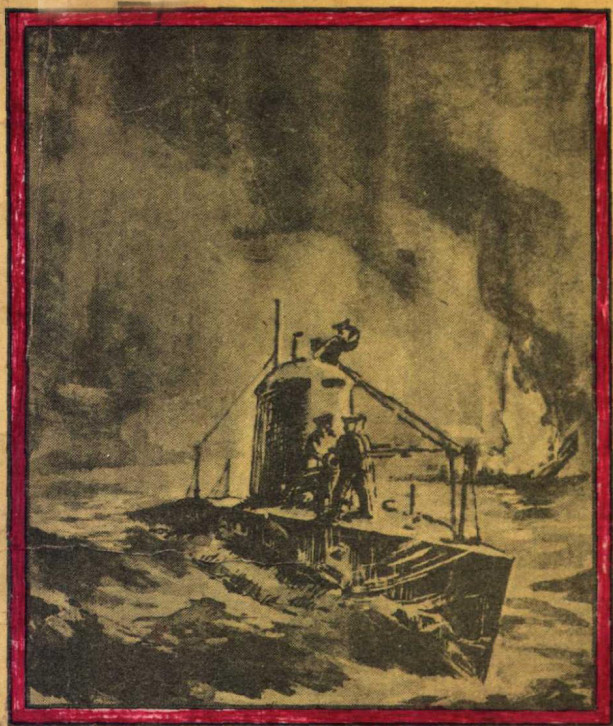


公共讀物
注意愛護



“北方人”号远征記

記、雅格林克著

北京大众出版社

“北方人”号远征记

鮑·雅格林克著

清 河譯

北京大众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

內 容 提 要

这部小說叙述苏联一艘潛水艇在偉大衛國战争时期英勇奋斗的故事。它虽然歷經艰险，几乎被敌人击沉，可是由於苏联海軍軍人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对勝利的信心，具有随机应变的机智和大無畏的精神，終於突破重圍，安返基地。

Борис Яглинг
ПОХОД "СЕВЕРЯНК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ОСААФ
Москва, 1955

“北方人”号远征記

(苏联)鮑·雅格林克著
清 河譯

*

北京大众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四區白塔寺觀音著)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七〇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总經售

北 京 印 刷 厂 印 刷

*

開本787×1092 1/32·3 1/16 印張·58,000字

1956年4月第1版 195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10,000册

統一書号：10071.1 定價：0.29元

目 錄

“娜佳叔叔”的出現·····	1
“北方人”号在远征中·····	13
岸上的会見·····	18
水下的午餐·····	24
危險的決定·····	36
“北方人”号為什麼沉默？·····	45
“水兵是不会欺騙水兵的！”·····	57
關於最重要的·····	68
海港之戰·····	74
考驗在繼續中·····	80
勇士的榮譽·····	85
到北極地帶來吧！·····	93

“娜佳叔叔”的出現

北方艦隊潛水艇聯隊司令員季麥菲·盧基契·勃烈斯卡奇在遠征的時候，非常喜歡吃麵包干。他的口袋裏總是塞得滿滿的，經常不慌不忙地、幾乎片刻不休地咀嚼着。因此，當近衛軍潛水艇“北方人”號指揮員羅吉諾夫命令炊事員準備麵包干的時候，船上有很多人都十分肯定地猜測出是怎麼一回事。

他們的猜測馬上就被証實了，因為傳令兵提着大家所熟悉的一個磨舊了的紙制小手提箱，到指揮員的艙房裏去了。海軍上校勃烈斯卡奇每一次出航，照例都帶着這個箱子。

分隊副政委亞爾洛夫的出現，也是非同小可的。

亞爾洛夫一清早就整裝待發，乘着汽艇來了。

聯隊司令員再加上分隊副政委——對於“北方人”號說來，陣容如此之強，簡直是空前未有的事情。這次遠征顯然負有特殊重大的使命。船上的每一個人都深深体会到這一點，可是依照他們的習慣，他們雖然知道是怎麼回事，但是絲毫不動聲色。

“北方人”號獨自停泊在遠方的港灣中；暴風雪在它的上空不斷悲號着，不過，軍官艙裏却是很舒適的。無線電喇叭

里响着圆舞曲，繪有中國圖案的桔形灯在桌上來回晃着，六個軍官坐在桌旁的狹長紅沙發和三脚椅上。

他們都穿着氈靴和棉襖，戴着毛皮的护耳帽。只有机务員諾夫戈罗采夫戴着黑色白边的潛水艇員的船形帽，顯得与众不同。

这时候，机务員一面叨嘮着，一面縫补他的破袜子；他的鄰座水雷敷設員密里尼契安斯基，泰然自若地在釘着制服鈕扣，其余的人都兴致勃勃地玩着有趣的遊戲，陸上那些沒头脑的人管这种遊戲叫做“骨牌”，而船上的人都管它叫“海羊”。

“我真可憐你，親愛的朋友，”密里尼契安斯基看到諾夫戈罗采夫悶悶不樂地在补袜子，就这样打趣地說，“你那个窟窿太大了，特別是后跟上的。我直截了當地說吧，你是一點兒也不會补的，近衛軍海軍机务大尉同志。”

“你最好甯開口，‘專家’！”諾夫戈罗采夫开玩笑地答道。

可是，這並不起什麼作用。要使密里尼契安斯基住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水雷敷設員在他打算釘的第二個鈕扣上呵了一口氣，在棉衣上擦了擦，若有所思地嘆了一口氣。

“全都解決了！”領航手薩哈捷耶夫高興地大喊一聲，用骨牌敲着桌子，“算算一共有多少‘魚’❶！”

“四十二。”輸的人計算完分數，很不愉快地承認說……

“洗牌吧，洗牌吧！”領航手向他們喊道，“我們要‘晒

❶ 骨牌遊戲中的計分單位。——譯者

獎^①了……”

贏了的領航手薩哈捷耶夫和第一助手叶甫謝耶夫悠然自得地把胳膊肘子支在桌上，兩只手一齐搖动着。這就是說，他們在“晒獎”。輸了的一方羅吉諾夫和亞爾洛夫開始“工作”——在桌面上洗牌。遊戲繼續進行着。

“我有過一個朋友，他是蘇聯商船的船長。”片刻不停的小領航員開始回憶起來，他那對靈活的、烏黑的眼睛閃閃地發着光。“真是一個好水手！他環遊了整個世界。當他玩贏‘海羊’以後，就馬上掏出本子來記下打勝了誰，在什麼情況之下，以及日期和座標。當他唸起這個本子的時候，包管你听得津津有味……可是，我們還要在這個海港里呆很久嗎？……‘毫無用處的海港’——只是一個名字是不值一文錢的……”

“我想，我們不會再呆多久了。”這艘船的指揮員羅吉諾夫安慰他。指揮員顯得飽經風霜的面孔，高高的顴骨，緊閉着的嘴唇，假如不是眼角旁帶一絲笑紋的話，那麼，看起來是非常沉默而嚴肅的。不過，羅吉諾夫的眼睛並沒有在笑——他那雙灰色的眼睛是機警而有神的。

“我們的事情已經幹完了，就看領導怎麼辦……我們已經克服了航行時的方位差，正確地掌握了航程規律，機器也完好無恙——只要奉到命令，我們隨時可以開船。我想……”

這時候，中央的門開了，傳令兵問羅吉諾夫能不能進來。羅吉諾夫說了一聲“好”，接着就是沉默。指揮員是不容多問

① 晒獎是休息的意思。——譯者

的。於是，就沒人敢回到大家所感到興趣的話題上去了。

“下面听着！”艦橋上有人喊道，“快去報告指揮員，有一艘汽艇向潛水艇開來……”

羅吉諾夫和亞爾洛夫聽見這句話以後，馬上從桌邊站起來，直向梯旁跑去。

“大概是上校來了。”第一助手一面推測，一面收拾骨牌，把“海羊”裝在小匣子里。

“不止一個人，還帶着偵察兵呢，”領航手頗為自己的消息靈通而自豪，他加上一句說，“她也在里边……”

“她？”密里尼契安斯基很驚奇地問道。

“對了，當然啦。”領航手証實說，“現在還要保守什麼秘密呢？再過一兩個鐘頭，我們大概就要出航了。真有趣，她是什麼樣子？我不能想像她怎麼會被這個穿破襪子的小伙子迷上了。”

諾夫戈羅采夫的細長面孔漲得通紅，機務員慌忙把襪子塞在口袋裏。

領航員仍在高談闊論：“在这次远征中，因為魚雷手沒有什麼事情可做，那麼，密里尼契安斯基可以獨自在船上談情講愛了。”

“別耍貧嘴，喬拉，”第一助手叶甫謝耶夫不滿意地說，“她是我老婆的最好的朋友，而且也是我的朋友。”

“可是，你這位朋友到潛水艇上來幹嗎呢？”密里尼契安斯基低聲問道。

“不是要在船上幹什麼，而是要到岸上去工作。我們要把

这些偵察兵送到敌岸，等候他們兩三天，再把他們帶回來。”

“可是她跟去幹嗎呢，亞卡奇？”

叶甫謝耶夫不高兴地蹙起濃眉。他穿着紅色工作服和高筒水靴，身軀高大，活像一个笨蛋和糊塗虫。可是，在实际
上，他却是一个頭腦極其聰敏的人。

“她既是医生，又是翻譯，又是偵察兵，”第一助手說，“她是在这里長大的。她懂挪威文和德文。她和我的娜塔莎一同在列寧格勒医学院畢業。她們就是在那兒認識的。我們老是管她叫‘娜佳叔叔’……”

領航手对这动人的故事感到兴趣，他張大了嘴，想对第一助手提出一些新的問題。可是，在这时候，汽艇的声音在近处响了起來。指揮台上傳來了号令：“立正！”……“稍息！”……

大家所熟悉的联隊司令員勃烈斯卡奇魁偉的身影从甲板室的梯子上來到中央哨所，跟在后面的是罗吉諾夫、亞尔洛夫和一小隊穿着藍色滑雪衣服的人。他們除了帶着冲锋槍以外，說什麼也不像战士。

水手——偵察兵隨着罗吉諾夫的手勢，在傳令兵尼基辛的陪同下，走進了隔壁的底艙。可是其中有兩個人（一个高个子，一个身材矮小的）却和勃烈斯卡奇一起留在軍官艙里。

勃烈斯卡奇向大家打着招呼，讓他們互相介紹，並各自就座。

那位高个子的客人原來是偵察兵的指揮員梅茲尼科夫大

尉；他簡單地和每一個在座的人握手。另外一個小滑雪家……這就是“娜佳叔叔”！……可是，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像她這樣一個淡色頭髮，白胖身體，緋紅面龐的姑娘，怎麼會得到這樣一個與她的外形不相稱的綽號呢？每個人都有一套對她打招呼的方式：羅吉諾夫彬彬有禮，亞爾洛夫笑容可掬，第一助手亞卡奇·叶甫謝耶夫如舊友重逢，密里尼契安斯基有些悶悶不樂，諾夫戈羅采夫侷促不安，領航手薩哈捷耶夫則毫不隱瞞地表現出他的好奇心。娜佳一視同仁地和大家周旋着，她應付裕如，既不慌張，也沒有窘態。

“招待大家喝點兒茶吧，指揮員！”勃烈斯卡奇搓着手說。

“當然可以，”羅吉諾夫同意道，“尼基辛同志，你給我們拿茶來，還有奶油夾肉麵包。”

“是，拿茶！還拿奶油夾肉麵包！”尼基辛很爽快地高聲回答說，可是，馬上就難為情地壓低了嗓門，由於過度緊張而加重了俄文字母“O”的發音，結結巴巴地說，“沒有奶油夾肉麵包了，司令員同志！假如您願意的話，有臘腸……。”

這個回答馬上惹起桌邊的人哄堂大笑。

“可是麵包干你拿來了嗎？”勃烈斯卡奇故意板着臉問道。

“是，上校同志，”尼基辛報告說，“已經拿上船來了，假如您跟我們一起航行的話……”

“好吧！”勃烈斯卡奇笑着，打發傳令兵去取。

“尼基辛……尼基辛……”這時候娜佳開始回憶着，“這個姓我記得很清楚……”

傳令兵帶回來一把茶壺，在桌上替大家倒茶。羅吉諾夫

做了一个好客的手势。大家都伸手去拿三明治，开始啜着濃“海”茶。

“对不起，”娜佳忍不住轉向尼基辛，“你有同姓的或是本家的人在潛水艇上当軍官嗎？”

爱笑的薩哈捷耶夫馬上明白過來，一口茶噙在嗓子裡。尼基辛完全摸不着頭腦。

“天啊，”娜佳驚奇地望着薩哈捷耶夫說，“原來就是你啊，尼基辛。我認識你。你給我寫過信。”

薩哈捷耶夫乐得不住地跳高，擺着手。傳令兵窘得面紅耳赤，弄得娜佳莫名其妙；他吃力地低声向羅吉諾夫說：

“請讓我走吧，船長大尉同志。”

“不，等會兒，”羅吉諾夫狡猾地說，可是馬上又同情他，補充了一句說，“好。走吧……”

傳令兵消失在隔壁的門外以後，他向叶甫謝耶夫問道：

“也許你能够解釋一下，領航手為什麼這麼高興？”

“我願意解釋，我能够解釋……尼基辛是有些風流韻事的，每逢報上發表女子的事情，他就給她們寫信。報上也提到過我們的‘娜佳叔叔’。他大概也給她去過信……”

“你老是那麼糊塗，亞卡奇，”娜佳很不高興地說，她向那還在哈哈大笑的薩哈捷耶夫嚴厲地瞥了一眼，接着說，“這才是寫信的人。我還收到過他的相片呢。”

可憐的領航手發窘了，只好默不作聲。

“對，娜佳叔叔，”叶甫謝耶夫附和地說，“可是您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嗎？在和平時期，尼基辛就給許多斯達漢諾夫

式女工作者、女飛行家和擠奶婦寫過信。她們也經常給他寫回信。他有一個很大的通信網。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他害怕人家知道他是傳令兵；現在我們不難理解，他在信里為什麼要借用別人的名字。他在船上向海軍軍官和司務長索取過像片。可是沒有一個人給他。只是喬拉·薩哈捷耶夫缺乏鐵石心腸……我所不懂的是，尼基辛為什麼在他的信里附上別人的像片呢？他這麼做有什麼好處呢？假如有一個姑娘對這張像片一見傾心，那怎麼辦呢？到那時候，尼基辛又是為誰辛苦為誰忙呢？……可是，假如他把領航手的像片寄去的話，我想；所有的著名姑娘就都不會有鍾情他人的危險了。”

“第一助手！”領航手故意叫道，“我相信我的宿命。”

“你唱一下就好啦。”第一助手聳了聳肩，他向娜佳解釋說，“他的嗓子倒的確不壞，領航手是我們潛水艇上的第一男高音。一個痴心女子聽了他的歌聲甚至會嫁給他的。”

“現在她帶着小女兒住在列寧格勒，”薩哈捷耶夫舒了一口氣，馬上嚴肅起來，“最近我收到她的信。信上說：夜里我帶着小瑪麗亞躲在防空壕里，她在睡夢中喃喃地說：‘媽媽，我們的大街上這麼多飛機呀’……”

“可是，我的老婆來信說，畢茨卡這樣要求我：‘爸爸，給我一個炸彈。’”亞爾洛夫喝着茶回憶道，“你瞧，他想要的是什麼！”

“上校同志，還有多少時間給我們消磨？”羅吉諾夫嚴肅地問勃烈斯卡奇。

“還早着呢，”勃烈斯卡奇看了看表，安慰他說，“我們

要在二十四点鐘啓航。航行時間預定整一晝夜。我們必須在黑夜里把偵察兵送上岸去。我們還可以聊一會兒……等喝够了茶，我們再准备啓程。讓我們的客人談談吧。”

“早該这样了！”極端好奇的薩哈捷耶夫高興地說，“您打算在那个港灣里幹些什麼，親愛的大尉？……真是個倒楣的地方。有一回，我們在那里差點兒沒碰上水雷。”

“我們主要的是要捉蝴蝶，”梅茲尼科夫泰然自若地答道，“那里可以得到極美麗的標本。”

“你对它太認真了，大尉。”勃烈斯卡奇笑道。

“總而言之，我們的工作不太複雜，可是也不太簡單。”梅茲尼科夫接着嚴肅地說，“我軍大概已經准备在北方進攻啦。我們一定要偵察出法西斯匪軍司令部、砲兵陣地和機動飛機場究竟在什麼地方。假如有機會，還要焚燒和炸毀德寇的軍用倉庫。可能的話，還要抓一個‘舌头’來。完了。”

“是的，就是這樣，‘完了’……”薩哈捷耶夫讚許地說。

對他來說，仿佛陸上戰鬥的人都是英雄。“我們有什麼呢？”領航手議論着，“連受傷的人都不常有。可是假如要淹死的話——那麼大家就要同歸於盡。我們老是穿得干干淨淨的，腳也沒有磨破，老是帶着自己的爐子、餐具和馬代拉酒……我們簡直像老爺似地在打仗！可是他們……老實說，說都說不出來……”

領航手沒有料到他所習慣的和熟悉的海底戰鬥会引起這些門外漢的震驚。正是這種感覺使娜佳在潛水艇的艙房里東張西望。

“你們这个地方真有趣，同志們。”她很直率地說，“我还是第一次坐潛水艇。这里也是小輪子，那里也是小輪子，和鐘表里的机器一样……这簡直是火星里的机器！……”

“这兒沒有火星上的玩意兒，娜佳叔叔，”第一助手鼓勵着她說，“这是舌閘和幹綫。当你碰到一件东西的时候，如果你問一問它的名称，这样你就会認識所有的仪器了。對於你們这些年輕的潛水員，只有这样才能教会。”

“潛水航行對於女人是不適合的，”勃烈斯卡奇鄭重其事地說，“在沒有打仗的时期，有一回，他們在黑海上把一个女記者帶上了船。当然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不过，在我們的領海里，你还是第一个女潛水員……”

“我能开个先例倒不錯呀。”娜佳微笑着說，“可是，潛水航行中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你們最害怕的是什么呢？”

“每个人都各有自己害怕的东西。”勃烈斯卡奇冷笑着說。“譬如我吧，有些愛說怪話的人就散佈謠言，說我十分害怕……落水鬼！”

“那也是可能的，”娜佳嫣然一笑說，“我在报上讀到过，資格最老的北海水兵勃烈斯卡奇曾經击沉十一艘法西斯运输艦。这該有多少落水鬼啊？……”

的确，在北海水兵的中央艙和軍官艙里，大家常常妙趣橫生地談論着，說联隊的司令員最害怕落水鬼。就是勃烈斯卡奇本人也不反对休息時間在軍官艙里开玩笑或“解解悶”。“当我在伏尔加河上駕駛駁船的时候，”他平时老是这样开始講述自己的故事，一面摸着尖下頰，閃爍着洞察一切的聰明的

眼睛。或者是这样說：“我記得，这件事情發生在喀琅施塔德……”大家听到他的話，馬上就会坐攏過來，因为在这样的開場白之后，必然会有空前無比的动人故事隨之而來。

可是，这一回司令員並沒有打算担任說書人的角色。

“为什么要說‘資格最老’呢？”他只是很柔和地辯白着，“在这張桌子旁边，就有几个跟我同时航行北海的人，罗吉諾夫、亞尔洛夫和我，都是乘一艘潛水艇到这里來的。”

“联隊的司令員当时是水雷手，”罗吉諾夫解釋說，“我是領航手，亞尔洛夫是駕駛員。这艘潛水艇是大名鼎鼎的。連斯大林同志都訪問过！”

“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曾經到我們艇上來过，”亞尔洛夫忍不住接着說下去。他回憶起往事，臉上泛出紅光，淡藍色的眼珠也亮了起來。“基洛夫同志留在水雷艇上，他們兩位就到我們船上來了。这是在白海——波罗的海运河最后一道水閘的附近。那时候，勃烈斯卡奇同志担任值班司令員——在船頂上作了报告……罗吉諾夫陪着參觀了潛水艇……”

“可是您呢？”梅茲尼科夫問道。

“我嗎？我在准备午餐。”

“你講一講吧，”勃烈斯卡奇很温和地說，“保尔·華西里耶維奇，你講一講你会見的情况吧。”

亞尔洛夫沒有等人催促就說了下去。

“那时候我們的廚師病了，必須有人代替他……於是，我就到灶上去工作了。我正在煎油餅，完全沒有注意到發生什么事情。突然門開了，進來一個人……原來是斯大林！我馬

上心慌意乱起来，把匙子掉了下去。勉强强作了报告：‘斯大林同志，红海军厨师亚尔洛夫。我正在给全隊准备午饭——红菜汤、羊肉米饭、油煎饼和可可。’伏罗希洛夫站在后面笑着。他说：‘依照海上的规矩，他们管炊事员叫做厨师。’斯大林拍着我的肩膀说：‘这不是海上厨师，而是真正的海狮啊！’现在我就不瘦，可是当时还要胖些。然后他又说：‘让我瞧瞧你准备的是什么饭？’他什么都嚐到了，而且夸奖我说：‘作得很好，亚尔洛夫同志。’我刚打算回话，可是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和我握了一下手，就出去了。这就是我们在船上会见的全部情形……同志们后来說，斯大林同志在進入潜水艇内部的时候，連围板都沒有碰一下！他像一个真正的潜水員那样爬下去①！……”

“当他在克里姆林宮召集潜水員开会的时候，我还见过他一次。”勃烈斯卡奇滿意地說，“那一次，他給了我們潜水員很明确的指示。他在指示里，給我們指出在水下進行战斗时所应采取的一切战略。我們也努力依照这个指示去作战……”

“像这样的远征，我們能得到多少好处呢？”密里尼契安斯基喊叫着說，“我們不能暴露自己，也不能够進行魚雷攻击。在基地的人們，只要打沉敌人的运输艦就可以飽餐一頓烤小猪，而我們只好咬咬下嘴唇②。”

① 潜水員進入艙口時，必須跨過圍板（圍住艙口的直立鉄板），避免用脚踐踏，以防被塵土汚物沾染，失去防水性。——原註

② 按照战時北方的習慣：潜水艇擊沉敌方运输艦後，在靠岸時就犒賞每名潜水員一只烤小猪。——原註

“好啦，我們休息一下吧，別說了！”勃烈斯卡奇突然打斷了密里尼契安斯基的話。他小聲地可是字字清晰地說：“起錨！”

“是！”羅吉諾夫一面回答，一面叫人發出信號鈴，並且很清楚地發出命令：“各就各位，起錨！”

潛水員們奔向自己的戰鬥崗位。全體潛水員在各個艙房裏都重復着這個簡短的命令：“起錨！”然後是一片寂靜。只有幹綫上的某處發出壓縮空氣的嗚嗚聲；潛水艇身微微顫動着，起錨給它帶來回聲；海水咕嚕咕嚕地响着；機械師站在中艙，用啞啞的青年低音發布命令。

近衛軍潛水艇“北方人”號入海了。

“北方人”號在远征中

潛水艇在藍霧中破浪前進，然後向下傾滑，艇首浸入水中。

周圍是動盪不定的海水，他的顏色好像藍銅一般；還有那滾滾的波濤，彷彿出現千萬堆積雪。水沫飛濺以後，很快就在潛水艇的後面消逝。黑壓壓的烏雲迎頭飛來，卻被成團的雪花打得粉碎。

“中艙！”值班員用沙啞的聲音向艙口喊道。

“是，中艙听令！”

“下大雪了……視程是二鎊鎰①。”

“是！”